



00后作家专版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读/欧艳



## 只能想起你 (外二首)

刘斌

亲爱的,夜晚  
寂静无人,我已经不知道  
这是我第几次想起你了  
黑夜是睡眠,是遗忘  
可是,人总有无数次的点点滴滴  
让你难以忘怀  
我承认一切了,我的自私、高傲  
我试图绑架另一个人的  
自信心。可在这个  
寂寥无人的夜晚,我只想起——  
我年纪并不大,月亮的阴晴圆缺  
其实也和我并不相关  
但你是否知道,月的圆缺  
其实取决于:一个人的内心  
多么安静  
在这个最安静的夜晚  
我只能想起你  
星星不知道有多少——  
泛滥的星星,我是深夜里  
最流泪的一颗,在夜晚  
在夜深人静的夜晚

### 茶的修辞法

杯中物质似陀螺般旋转,促使它运动的  
海洋在半空中倒悬着。流动开始持续  
落叶纷纷而下,透明色披上新装

一切都在变化:我们分析  
物质交互时的独特视角,但无法  
将伟大的差异看作是我、你、或是其他

正襟危坐,眼前人行礼躲避黄昏  
落日在茶中,隐秘着许多白毫  
客人微笑示意不必多礼,艺术尚且僵持

晦涩属性好似苦味将回甘隐藏,却在  
茶席前后吐露,茶师假意匆忙  
窗外的昏黄掠过一只飞鸟

### 吹口哨的牧童

羊群依偎在牧童耳边,吮吸头发  
土地里拔起的,还带着洗发水香气  
春天的香气,风一吹  
布鞋与石头都有了青草的味道  
牧童今年七岁,他的故乡  
在大山与河水交汇口  
约三十里的地方  
每天清晨,他都要背着干粮出一趟远门  
羊群在身后撵着他。  
“牧童寒笛倚牛吹”,但他不会吹笛子  
会吹口哨,家里也没有老牛  
只有圈里的猪,能多吃一口饭  
泥土一日一日的,变松变软。  
青山在口哨中活了过来  
明天,又会是新的一天。  
牧羊人倚在石墙上  
今晚星星也活了过来,而夜空是山的  
背面。他幻想自己是那轮月亮  
能看到大海和雪山,和一些羊群  
无法涉足的地方

青春犹如枝丫间细碎的阳光,犹如初夏湛蓝的天空。青春的抒写或者抒写的青春该是怎样?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,我们特别推出“00后作家专版”。阅读几位“00后作家”的作品,就会发现,他们不仅视野开阔、文笔清逸,而且想象翻空出奇,如那夜空中闪烁的繁星,引领人们走向无尽的可能……“须知少时凌云志,曾许人间第一流”,谁说不是?

# 这晚风丝丝吹

邹静蝉

春日,窗外的香樟树抽出嫩芽,先是怯生生的几点绿,然后就是放肆地蔓延,将那枯瘦的枝干裹得严严实实,那些嫩芽,它们如此微小,却又如此顽强,拼命地向上生长着,仿佛要将整个春天都据为己有。  
长沙的夏天总是来得突然,香樟树的枝丫趁着打盹的工夫,便已浓密得遮天蔽日,阳光从缝隙中挤进来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。蝉声从早到晚不肯停歇,起初觉得聒噪,后来却也习惯了,这是独属于夏日的背景音乐。偶尔有风,树叶便沙沙作响,像是无数个小手掌在为夏天的到来鼓掌庆祝。  
秋日的窗外最是好看,香樟树的叶子由绿转黄,再由黄变红,最后干枯凋零。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,不慌不忙地落向地面,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。我数着落叶,一片、两片、三片……数着数着便忘了数目,只得重新开始。秋风渐凉,我关上窗户,听见落叶擦过玻璃的细微声响,像是某种神秘的耳语。枝丫拍打着玻璃,它急切地想告诉我生活的真相,我在窗内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带着未说完的话语无奈地随风而去。

冬天的窗外是寂静的,像是陪伴了我许久的老朋友突然不告而别,香樟树也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,倔强地指向灰白的天空。直到雪落下来的时候,整个世界开始变得柔软而寂寞,我打开窗户伸出手,几片雪花落在手掌心,雪花很快便融化成水珠,它像是我的泪水,贪恋着温暖不肯离去。

窗外的风景四季更迭,窗内的我却似乎停滞不前。若是生活中遇到不顺时,便坐在窗前发呆,看云卷云舒、人来人往,有时分不清,究竟是我在观察窗外的另一个世界,还是窗外的世界在审视着我。

办公室的窗户对着马路,忙里偷闲时,我推开窗户,看楼下川流不息的车辆。车子像一只只彩色的小甲虫,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爬行。有时堵车,它们便排成长龙,一动不动;有时畅通,它们又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去。

车里坐着的人们,是否也如我一般,时常感到迷茫与疲惫? 为了生活奔波、为了前途奋斗,可曾有时停下来,看看窗外的风景?

窗不仅是建筑的组成部分,更是心灵的隐晦。一个人一生会推开许多扇窗,每一扇窗外都有不同的风景。有的窗外是繁华都市、车水马龙;有的窗外是田园风光、鸡犬相闻;有的窗外是浩瀚星空、深邃无限。而最难推开的,莫过于心灵之窗。

“我是心门上了一锁的一扇窗”,曾经试图将自己封闭在小房子里,用文字筑起高墙,将外界的一切隔绝在外,我以为这样便能获得内心的平静,殊不知,越是封闭越是焦躁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朋友不清自来,硬是推开了我紧锁的房门。她什么也没说,只是拉着我的手,将我拽到窗前,猛地推开窗户。

春风扑面而来,空气里混合着花香与泥土的气息,以不可察觉的力量席卷我的全身。这时我才发现,窗外的槐树已经开满了白花,香气浓郁得几乎让人晕眩,几只蜜蜂在花间忙碌,唱着谁也听不懂的“嗡嗡”之歌……远处,几个孩童在草地上追逐嬉戏,笑声清脆如铃。

“你看,”朋友说,“你差点错过了整个春天。”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窗子的意义不在于隔绝,而在于连接。它是一道界限,也是一座桥梁;是一面屏障,也是一扇门。透过窗子,既能保持安全的距离观察世界,又能随时推开窗户让清风和阳光涌入。

十分满足,甚至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,大声道:“老人家,您以后有什么需要只管找我!”

话已承诺出去了,只要朝朝爷爷有心,就可以轻易找到田正阳。如果到時候他真的来了要七八,能满足还好,要是不能满足,夸下的海口该怎么收场呢?

田正阳只好在心里默默祈求朝朝爷爷一定千万好,别有什么事找上他,最好是把他忘了……

单位的事多了起来,田正阳也渐渐没了心思想这件事。可等单位食堂的白菜有霜打过之后的甜味了,他接到了门卫室的电话:“小田老师,门卫室有人找您。”

“是谁?”

“一位老人家——他说是您的对口扶贫户。”

“哦!”田正阳心里一沉:有些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,定是朝朝爷爷找来了!

窗外正淅淅沥沥下着雨,不知是因为冷风吹上头,还是冰雨淋上头,田正阳还没走到门卫室,就觉得头脑有些犯昏了。待记忆中的朝朝爷爷真正出现在眼前时,田正阳更觉得热血上涌。但他还是努力镇静下来,笑问:“老人家,最近还好吗?这么冷的天难为您跑一趟,是有事需要找我吗?”

“田领导,多谢您牵挂了,我老头子身体好得很呢!哦对……”老人家突然蹲下身,打开一个蛇皮袋,说:“田领导,您多次帮我……这是我自家种的红薯,才干干好,我就拿来给您尝尝,甜得不得了呢!”

田正阳释怀地笑了,说:“谢谢您!”趁着老人家没注意,他顺手将四百元现金塞进了老人家的衣兜里。



到达了大陆对岸的岛屿。

老家的四月也常有阵雨,你忍不住再度抬头,天色渐暗,可这黄昏来得沉闷而缄默,太阳坠在西边的云彩上,橙红色里添了一抹暮云灰,色泽不再透亮。很快,风将一股发霉般的潮气牵到鼻尖,向你介绍即将来的大雨。自然总是这样老实本分。

雨来得很快,起初是轻薄的雨幕,朦胧地遮罩在四野之上,使你想起在博物馆见过的素纱单衣,那是你退休后第一次进城,由子女接送,你惦记着地里的草种,游览时三心二意,如今你思索起文物的美丽与老祖宗的智慧,终于产生了一丝后悔。

好在猛烈的风雨搅碎了你所有沉浮的想法,风的应和发生在一瞬间,狂风在推着你后退。你恋恋不舍地跑向室内,跨过门槛,所有潮湿消失无踪,只有未停的呼啸与敲击提醒着你事件的进程。

堂兄的信里也提到这样的风雨,待到秋天的雨季,台风登陆,常在街上看到被抛到空中的巨树和车辆,那些比他身躯高大数倍的事物甚至会在风中打滚,水漫过了他的膝盖,并且持续往上累积,咸湿的雨点敲在他的肩瓣上,让他分不清身边究竟掺杂了多少海水。彼时,他还是一个懵懂少年,却有了人生暮年的烦恼——想家而回不得。在他看来,就算是同样的雨季,家里的雨水也是甜的。

越离开乡山,越想念乡山。堂兄说,他有了回家的能力和机会,决心做一只候鸟,每年飞回在故土上盘桓,他快要80岁了,若是能活百岁,还能在海岛和乡山间往返20多次,只待亲人的回信。

你思忖着给堂兄写些什么,他的信里写得平静,却好像写尽了血泪。你感到心头钝痛,只能将家乡的变化细细道来,渴盼他回来时,一切如少年时烂熟。

北来南往,风不会停,你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局,只能勉力听清风吹来的声音,它们可能来自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和对岸海岛,正如泣如诉地鸣唱着“回乡”,一刻不停。

期,一辈子大字不识的爷爷奶奶来到了当时的村支书,这才给她取了这么个充满希望的名字,只是希望还没兑现却已成空。

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,田正阳无法切身体会,但他多多少少会同情这样的家庭。按农村里的规矩:这样未婚配就夭折的孩子是不能厚葬的,可即便是薄葬,老人家也承担不起这笔费用。田正阳的证明材料和报告打上去,乡里便拨了三千丧葬费给老人,乡里、村里几个干部和扶贫人员也去掏腰包凑了一些,算是对老人家的安慰。

递材料的时候,田正阳听闻同村有两个五保户的男孩子家各领到了五百元,再一细打听——原来是上面对孤儿每年会发放的一笔补贴,那两个男孩子出去打工了只有五百,像朝朝这种还在上学的能有八百。

要是能争取到今年的这八百元补贴留给朝朝爷爷,也可以解决一些困难吧?

田正阳这样想也这样做了,可报告才递到乡里,乡里的领导就找他谈话了:“不是我们不肯审批,可是她现在已经去世了,按照政策,这个补贴就没了,否则还应该发到什么时候呢?”

“按照政策,这个补贴每年的截止时间是四月底。朝朝是五月初去世的,她理应得到五月之前的补贴。”

乡里不好谈,田正阳又跑到上一级部门去申请,跑了几个来回,贴了不少车马费,总算是说动领导们签了字。村支书将那个装着八百元补贴的信封递到朝朝爷爷手上时,老人家激动得连说“谢谢”,饱经风霜的双手握握着村支书和田正阳的手,干燥后的沟壑磨得田正阳的手生疼,心里却

就要离开了。姊妹佩红花儿着绿装,剪去留了一生的长发,英姿勃勃。她望着滚滚而来的火车,告诉你这世界有多大,她说,满崽,你在老家也要用眼睛去看、用心去感受。

她走后,曾带你亲手植下一棵桂花树。她走后,你和桂花树共淋风和雨,长高、抽条,桂花树却超过了你的个子,你渐渐明白是土地滋养了它。

姊妹随信赠了你一枝石榴叶和几幅素描画,画中有她途经的草原和雪山,铅笔勾勒出轮廓,没有上色,高低起伏的地势里夹杂几棵令你陌生的树木。你伸出手,画在随风颤动,画中的景象也在颤动,这是你见过最真实也最微小的世界,纯粹、素净。信里说,她留在了帕米尔高原,石榴是当地的物产,过去的人折柳枝表达对亲人的思念,那里虽然没有柳树,遍野的石榴树恰是响彻在她心中的回音。

家信没有说更多近况,你知道,姊妹这棵来自南方的石榴树,因西北的土壤而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,如今也到由风带回树种的时候了。

放下要捎给姊妹的回信,又一阵风掠过,提醒你还有另一封家书待拆。

信封上的墨迹晕开了,写信人再度描摹了一遍。只有一张信纸,满满当当,没有余力多承载半个字,来信之人心绪难平,在字缝间留下了陆游的“写家书空满纸。流清泪,书回已是明年事”,你看到落款的时间,果然写于去年。

这封信来自堂兄,他16岁时在外地失踪,伯父一家终日以泪洗面,伯娘因此哭哑了嗓子,说一个字都容易发出发出。终于有了他的消息,伯父伯娘都已离世,而他也离开故土60余年。

堂兄写到,那年滚下山坡,再醒来就蜷在船舱短小的卧铺上,大海浩荡,每天都有阵雨和狂风,脚下随波逐流的钢板颠簸不休,天气闷热,困在蒸笼一样的舱室里还算幸运,如果一直待在甲板上,他不过是一颗随时拍在船舷的水珠。等他再闻到新鲜空气,已

编者按

插画/何朝霞



是窗隔绝了外界的侵扰,还是封锁了内心的蠕动? 每每坐在窗前,看玻璃之外的世界,竟然觉得比玻璃之内要更为真实。

住所不大,一床、一桌、一椅、一窗而已。窗户朝南,日光时常拜访,在地板上投下一块块光斑,仿佛是被时光遗漏的不规则的拼图板块。

若是回家得早,便能看见窗外的火烧云将整片天际染得触目惊心,暮色像一滴墨汁在宣纸上晕染开去,缓缓地将整个城市笼罩在朦胧的蓝灰色中。霓虹灯一盏接着一盏地亮起,红的、粉的、橙的,在灰蓝的暮色中显得格外刺目。我站在窗前,看窗外的那些灯光明明灭灭,看窗外的人们聚散离合,想象着每盏灯下都有着怎样的故事……观察窗外的世界似乎成了我对生活最大的寄托,每天都隐隐地期待着看到不同的风景。



## 甜得不得了

谭惠文

一想起自己给老人家夸下的海口,田正阳就觉得有些后悔,这不,老人家找上门来了。

下乡扶贫,他分到的对口贫困户是实打实的困难,一家五口没了仨,就剩下一老一小相依为命。老的做了一辈子农活,如今七十多,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小的才十五,学习倒是好,人也听话。眼瞅着有学校愿意包揽学杂费让她读完高中,可上学路上的一场大雨和着泥水,她一脚滑进了河里,等人隔天从下游里捞上来时,爷爷已哭得几乎要昏死过去了。

“人活一辈子就剩这个盼头!现在朝朝没了,我可怎么活啊!”

叫朝朝的小女孩单名一个朝,当初她父亲殁在了跑长途的路上,母亲生下她后没摸过产褥



## 北来南往

王施宇

风是突然跑起来的,携着刚散去的水汽、顺着交织的土路呼啸而去,惊得青蛙从水稻田里跃出水面,无数桂花树瑟瑟发抖,鸟雀被之激起好奇心,扇动翅膀,一口气飞至寂静的对岸去了。

那时,你站在窗檐下眺望,群山青绿掩映,邻居升起炉火,肉煊炒出的油脂香混在丝缕青烟中,飞出人群,很快消失无踪。它们消失的瞬间,你手中的书信随风翻动,哗啦作响,和树叶们发出的哗然如出一辙。

不再种植两季稻后,你清闲下来,终于收到亲人的问候。当你拆开封封,触到封皮漂泊半生的凉意,本该心生悲伤,却更觉得痛快。是啊,就是这样的风,才能吹来千万里外的消息,吹来你当年苦留不住的人。

姊姊是头一个寄来家信的。当年,关山难越,她还是选择登上铁皮火车,沿长江、跨黄河,后来爬上雪山,经年无音讯。

40多年过去,你或许能想起和她摸田螺的情形,那次你贡献了套在身上的有些晃荡的衣服,才能把它们完整地带回家,或许能记起田螺没能吃完,她